

街道江湖

王占黑 一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街道江湖

王占黑 一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街道江湖 / 王占黑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302-1858-7

I. ①街…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4517 号

街道江湖

JIEDAO JIANGHU

王占黑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58-7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小官的故事 / 1

水果摊故事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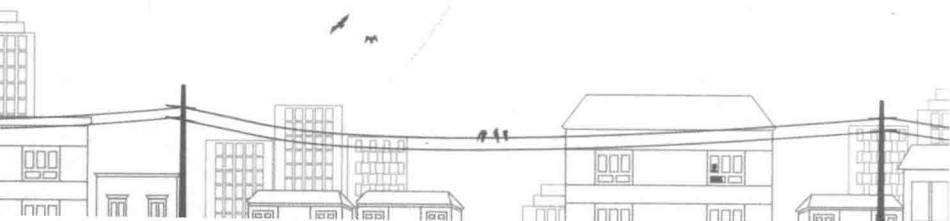
阿金的故事 / 44

来福是个兽 / 66

光明的故事 / 77

狗司令 / 93

老马的故事 / 112



春光的故事 / 132

花花的故事 / 162

百步一座桥 / 166

阿明的故事 / 187

鸡飞狗跳记 / 202

阿祥早点铺 / 219

香烟的故事 / 240

后记 / 251





小官的故事

1

小官老来落了几粒牙，两块巴掌肉一下子豁进去不少，看上去丢了几分英雄气概。

小官爷叔，你笑个大点的给我看。我边说边咧嘴给他示范了一个。

死开，小畜生，老子炖了你。

小官啊，别想了噢，炖掉你也咬不动噢。水果摊的老黄趁机挖苦，笑出了自己一副齿轮牙，一只有，一只没，一只有，一只没，再往里就看不清楚了。后面沙发上一排晒太阳的老太婆也笑个不止，金牙银牙在太阳底下乱晃着光，只有最中间的徐爷爷还坚决抿着嘴，他早就没有牙了。

老畜生……小官白了老黄一眼，脚一蹬，椅子挪了个朝向，转

头朝马路上的车看去了。

小官不长白头发，他剃光头，好像这样就不会老似的。可是我看着他的后脑勺，竟觉得不如以前那么精光锃亮了。冬天常常穿的一件紫红色唐装棉袄也渐渐褪成了浅红的。如今落了牙，又落掉了不少精气神。

原来不长白头发的小官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老人了。

我差点没注意到这件事。

2

关于小官到底有没有英雄气概，我越来越存疑了。我总觉得，这种高大的印象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大约五六年前，我列了一个“街道英雄”清单，计划要把小区里各路人马写一遍，剃头店师傅、杂货店老板娘、水果摊老黄、彩票店主人、送牛奶的、卖鸭脖的、闲人和酒鬼，还有几只出色的狗。后来有的人搬走了，有的人死了，还有的，比如老黄做生意总是缺斤少两，我毫不客气地把他踢出了英雄名单。而小官作为小区看门人，理所当然成了他们中的一把手。

写小官的故事，我那时打听了交关^①人，给小官的狗买了交关猪肉肠。在大门口闲坐了几个月，混熟络起来，那故事总算凑集了

^①吴语，表示“很多”。

几个关键词：严打，改造，救人，回家。按小官的说法，这辈子就是三条命：严打那会兄弟丢了一条命，改造那会救了一条人命，剩下家里老母一条命。至于自己的命，早就扔在大西北了。

那个故事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我们小区有只很乖的狗，叫小黑。每天晚饭后它都会独自出来散步，沿着马路慢悠悠地溜达，从不和路上的野狗搭讪，也不冲人乱叫。到了小区关门，它总能准时回来。大家都很喜欢它。小黑的主人是小区的看门人，他叫小官。

自我搬来这里，小官就一直干这个活，从过去的木栅门到现在的大铁门。早上五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小官说，这叫做朝五晚九。

小官是本地人，光棍，光头，双目浑圆，浓眉横挑，粗看让人很害怕，大晚上站在铁门边，不像看门倒像打劫的。后来听人说，他已经快六十了，我颇为惊讶。小官是低保户，白天给对面那条商店街看仓库，晚上来这里守门，钱不多，但也够他和小黑糊口。小官不抽烟，就爱喝口贤湖亭老酒，啐几粒花生米，配一只呀呀乱叫的半导体。他也不太说话，大家围着一朵吹不烂的苦菜花聊天，小官只坐在藤椅上默默地听，偶尔插几嘴。一开口，都是脏话。大部分时候，椅子上的小官沉默，椅子底下的小黑也不响，低着头伏在凉快的地上，只有眼珠转

来转去，陪这一群人消磨夏夜的零碎时间。小官对小黑也是默默，从不表扬也不训斥，他们总是默契地生活，安静地守护小区的每一个夜晚。

“街道英雄”写了几个人，我就离开小城去外地读书了。读完了书，又好像没读似的，继续回家闲着，和老黄摊上那些卖不掉的甘蔗一样。天黑了，就杵在人家车棚的门板前，看着我那张旧名单上的大人物和小配角来来往往。有些和从前一样招呼我，小王！有些拿异样的眼神打量我，有些完全没有看到我——他们的视力已经不足够注意到我了。

那些写了的英雄，现在都成了老掉牙的英雄；还没写的，大概因为没能在我的叙述里英雄过一把，就显得更加老掉牙了。作为一把手的小官，自从落了几颗牙，也露出了不太英雄的马脚。

3

小官的家不在小区里，而在旁边一间拆迁后被废弃的老房子里。位置十分隐蔽，是我在某天晨跑时循着小黑的身影发现的。房很破旧，一楼有好多野狗，什么毛的都有，病的残的也有，一个个安静地倚在墙边。墙根堆着两三只盛着剩菜剩饭的旧搪

瓷碗。我惊异于它们的沉默，也许跟小官在一起的伙伴都很沉默吧。从来没人知晓它们的存在，大家都以为小官只有小黑一个伙伴。

踩着吱呀乱响的楼梯，我把目光探进二楼，地板上裂缝很多，只有一张床和八仙桌，一台很小很过时的电视机。抬头撞上小官瞪我的眼神，吓得差点没掉下去。

后来带着一瓶黄酒，我和小官说上了话。

这样一个健壮老实的硬汉小官没有老婆孩子，原来是蹲过牢房。八十年代严打，流氓罪一定，小官头一批下放到青海去劳改，救了人缓了刑才回来的。小区里晓得这桩事体的人不多，但他们多少都晓得，小城里发展变化最快的那几年，小官在吃正宗的西北风。

小官的脸是黑黝黝的，和他的脑勺一样闪着亮光，小黑狗的皮毛也很油亮，他们俩看起来一般凶。现在小官的牙落了，表情和蔼了很多，圆眼睛一瞪，眉间的恶气却被干瘪的脸颊消解了。小区里的孙子孙女喊小官爷爷，小官爷爷也能颇为慈祥地笑一笑了。

但小黑狗却变得凶恶起来。不仅孙子孙女，过路的大人都觉得可怕。它有时追着电瓶车后座的小孩狂叫，有时跟着汽车屁股一路猛跑。有人来投诉，居委会就让小官别把小黑狗带出来，小官不肯，老子的狗老子带，不然到时候抓贼你们勠来喊我！居委会就让他买

根绳把狗拴在铁门上，只准叫，不准追着人和汽车跑。据说老黄打了个小报告，居委会又追加了一条，不准吃老黄摊上的半烂水果。

最近小黑狗不知怎么叫得厉害，遛狗的人都不敢把狗带到大铁门附近，胆小的更是要把狗抱出大门才敢放下来走。没办法，小黑狗太凶，小官态度也不好，大家惹不起。到了初冬，街道里又开始例行抓捕黑户狗，看见一只套一只，有钱没胆的赶紧主动去买个狗牌，没钱没胆的就把狗憋死在家里，夜里睡前放出来跑一圈。大家心里有数，挨过这大半个月就不要紧了。只有小官还是大摇大摆带着小黑出来值班，大门的一边蹲着吃中饭的老黄，另一边拴着站直的小黑狗，他俩差不多高。

老黄讲：你傻啊，放大门口叫人来套。

我王小官的狗谁人敢来套！它比警犬厉害！

警察也要上户口，不上户口那就是土匪……

老子四十年前就是土匪！

老黄不再说下去了。扒干净铁饭盒边角那最后几粒米，小声嚷嚷：这只蠢蠢^①，就等牢叫人家套去好了哎……

过完半个月，天气已经很冷了。小官的小黑狗真的不见了。老黄吞吐着米饭，充当一只严肃的小区喇叭：大家莫惊慌，王小官的黑户狗已落入法网，现在大家都能好好开车、好好走路了，大家不要怕，现在大家……

^①吴语，表示“傻瓜”“白痴”。

小官回过头瞪了他一眼，要你多管闲事！怕什么，我过几天再领过一只！他拿起手里的半导体，一拧到顶，声音大得在值班室旁边打露天牌的几个老头都听不清对家在叫唤什么。

做啥！开小点！他们大喊。

小官不理睬，反倒往藤椅上一躺，跟着唱起来：浏阳昂昂昂昂河……小官的粗喉咙尖细起来，配上他那件掉色厉害的紫红唐装棉袄和凹陷的脸颊，真真像一个老年痴呆。

小官你阿是有毛病！打牌的阿金大骂。

可是过了几天，有消息传开了。最早是住小官隔壁的捉垃圾的人说的，小官的小黑狗不是叫人套去了，而是小官自己杀来吃了。

小官喜欢吃狗肉汤，很多人是晓得的。早就有人说，小官收那么多狗，专门拿去黑市上卖，再弄一点自己回来做汤吃。捉垃圾的人讲：你们不晓得，小官还捉过小区里自己人养的狗拿去卖呢！我那只花花，在屋前晒场上白相^①，天黑就不见了。他说自己隔天就闻到小官房子里飘着狗肉汤味，找上门去。被小官劈头大骂：帮帮忙，谁人要你们这种吃垃圾的狗！

可是捉垃圾的人一口咬定，他到处讲：你想啊，这狗天天带出来，肯定是要被街道里套走的，小官没钱上牌，又欢喜吃狗肉，索性就……这话一经传开去就变得有理有据起来。

于是有人觉得，小官的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过冬吃肉而养的。

^①吴语，表示“玩耍”。

你们以为狗一直都是这只啊，瞎讲噢，这狗每年都不是同一只呀，黑狗啥地方收不到，伊就是养来到了冬天吃了补身体的，你们看伊六十五六头皮发亮，一般人哪能做得到啊。

是啊，以前杀人放火的，什么不敢，吃点狗肉算什么啦……小区里好多人信了这说法，尤其是家里有狗的，相互关照要看牢一点。常常聚在小区门口的打牌的几个是不信的，阿金讲：狗肉现在谁人要吃啦，吃了要得肝病的啊，小官房顶上养了鸽子，他自家杀鸽子吃不可以啊……

对于这些说法小官并没有理会，他照旧坐在藤椅里跟着半导体唱曲。碰到几个硬要钻牛角尖的人斗胆上前问一问：到底吃没吃啊？小官圆眼一瞪，大嗓一吼：要你管！老子就算吃狗肉了，哪能样啊！

问的人如果是老黄恐怕会吓得连饭盒都落在地上。所幸的是，小官自从丢了好几粒牙，巴掌肉一凹进，说话也有点漏风，表情并不如从前那么凶神恶煞了。人们看到小官翻脸，此事再也不敢多提。

有目共睹的是，没过多久，小官又有一起值班过夜的小黑狗了。皮毛油亮亮的，只是个头比之前那只小一点。有人说这就是以前那只，不过在外面跑瘦了。有人说是新抓来的。总之小黑狗一上岗，就面临着约法三章的老规矩：只准叫，不准追着人和汽车跑，不准吃老黄摊上的半烂水果。

小官年轻时是社会上颇有名气的大哥。在那个盛行拉帮结派、称兄道弟的年代，谁心肠铁、下手重谁就是头。小官就是凭着全身使不完的蛮力和动不动就提起的榔头，在旧城区几条街赫赫有名。不同于如今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们从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像电影里那样收保护费扰民，只是凭着义气结弟兄，凭着义气干大架。后来碰上了严打，枪毙了好几个兄弟，他侥幸没撞上枪口。

小官说，那年头枪毙并不是秘密进行的，拖到郊外直接解决。全城大概有三个固定的地方，都在环城河外面。每回听到有枪毙的风声，一群年轻人就会骑自行车去郊外的林子里看热闹。对他们而言，枪毙不可怕，反倒新鲜。但这新鲜也不容易看，更多时候只能隔着密密的草丛，远远地看到一站一跪的两个人，只听见“砰”的一声，跪着的应声倒地，殡仪馆的车从一旁径直开来，裹着尸体直送火葬场，家属不可拖回遗体。除了看新鲜的年轻人发出好奇和惊悚的叫声，四周并无哭声。很多时候，执行枪决的时辰是不准的，人还没来得及骑过林子，就听见一声枪响，便知道错过了时间，只能摇头折返，看看下次能不能碰上运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小官的骆驼只适用于小区里那些中老年良民，在年轻人眼里，一个落了牙的看门老光头和看门狗有什么差别呢。

狠什么狠，死老头子。一个被迫交完停车费的男人骂骂咧咧地从大门口出去。

说起来在收停车费这件事上，小官一向认真得吓人。尤其是对头一次开进来的车，他的态度比城管抓老黄还差，坚决不放过任何一条漏网之鱼。有一次过年，杂货店老板娘的亲眷就为此和小官大吵了一架，差点要喊警察。后来老板娘逢人便骂小官仇富，说小官是穷得有病才跟汽车过不去。

伊故意的，伊就是想寻点麻烦。

穷出毛病了，穷出毛病了。盘踞在杂货店周围的女人们跟着帮腔。

小官却不以为然：老子穷了一辈子，顶不怕口袋里没钞票！

有钞票不要面孔，老子顶看不起！小官隔着几栋楼大声喊回去。

喊归喊，瘦死的骆驼真的和人动起了干戈，那形势并不好看。有一次我刚下公交，见到三个年轻人围着毛豆师傅的臭豆腐摊排队，大概是他们的电瓶车挡道了，小官喊他们停到边上去。不知怎么一下，等我穿马路的时候，小官已经和他们吵了起来。

赤你娘！

小官说着就朝电瓶车踢了一脚，电瓶车呜呜呜地拉起警报，小黑狗也随之乱叫起来。一个年轻人二话没说，冲过来对着小官的肚

皮就是一脚，赤你娘，敢动老子车子。另外两个也跟上去，围着小官的光头拳打脚踢，脑勺上爆发出一阵咚咚咚沉闷的敲打声。周边人吓得不敢说话，毛豆师傅停下了在油锅里翻着臭豆腐的长筷子，只有锅里的油和小黑狗在乱蹿。

三个年轻人把小官按在地上，看不清小官有没有反击，只听到此起彼伏的赤你娘赤你娘。

人群把他们拉开了，一个年轻人还是牢牢地扯着小官的领子不放，一副要做死他的表情。小官有点站不太稳，垂着头，那光头被打了那么多下，一定很疼很晕乎。他并没有说话，往值班亭里走进去了。

死老头子活腻了！

赤你娘，死都要死了横什么！

三个年轻人拿了臭豆腐骑着电瓶车离开了。

大概是因为小官先动脚踢了别人的车才遭来了这一顿灾祸，小区门口的人对于这一幕罕见的小打老并不敢多说什么，散开的人群中听到几位妇女略显后怕的感叹：

现在的小青头啊，火气太旺，吓也吓死人了。

就是讲呀，小官再凶，也是老人呀，怎么好打的。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小官是个老人。

小官并不能威风凛凛地打得他们满地找牙，小官被人打了不敢还嘴，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小官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街头英雄。

可是那些称霸街道的旧故事是真的，圆眼睛和光头也是真的，我听到过，看到过，小区的人们也时常抱怨过。只不过小官老了，街头不是他的地盘了，更可怕的是，现在连这扇大铁门周围也不听他的指挥了。

小官以沉默来面对这样一次不风光的斗殴。并没有人再提及那件事。尽管小官被小青年打了，人们还是出于畏惧那副凶恶的眼神而讳莫如深。这成了一个禁忌，大家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可是人们心里早就有数了，小官打不过年轻人，单单在气力上就输了，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

没有人知道小官心里是怎么想的。那天晚上，年轻人走了以后，小官坐在藤椅上照旧听着广播，没有表情，也不唱歌，把整件事连同身上的淤青一道吞进肚子里去，他大概也想不明白，想不下去。

所有屈辱在闭口不谈的时日里总是会被淡忘的。小官的表情渐渐自然起来，收音机里的小曲开始响起来。然而我还是会做白日梦，漆黑的夜里，小官的身影矗立在大门口，等着三个年轻人再次经过。他们停下车来，时间放慢，小官掀起那把藤椅朝他们脸上砸去，一个倒，两个倒，直到把他们都砸倒在地。小官不出声，不动表情地，为自己出了一口气。

不知道小官会不会做这样的梦。不过听说，人老了并不会像年轻时那么记仇了。